

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第6辑

全球金融危机与 马克思主义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Marxism

主 编 俞可平 王传光 李慎明
执行主编 杨金海 杨雪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 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1
(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
ISBN978-7-229-04588-3

I.全… II.①俞… ②王… ③李… III.马克思主义—研究
IV.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235144 号

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QUANQIUJINRONGWEIJUYUMAKESIZHUYI
主编俞可平王伟光李慎明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英斌
责任校对: 杨媚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00mm 1/16 印张: 16.50 字数: 330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229-04588-3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

主 编: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
执行主编:杨金海 杨雪冬

编委会名单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王伟光(中国社科院)
李慎明(中国社科院)
顾海良(武汉大学)
黄楠森(北京大学)
靳辉明(中国社科院)
李崇富(中国社科院)
徐崇温(中国社科院)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
许征帆(中国人民大学)
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
夏伟东(《求是》杂志社)
杨金海(中央编译局)
王学东(中央编译局)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
钟哲明(北京大学)
罗文东(中国社科院)
梁言顺(中央党校)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

1	卫兴华	孙咏梅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分析国际金融危机
10	欧阳康	迈克尔·赫德逊	货币,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 ——关于现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访谈
26	葛东升		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的国家军事安全问题
31	鲍世修		全球金融危机与当今国际安全形势 ——对恩格斯晚年解析世界战争与和平前景思想的再认识
40	杨金海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44	鲍金		马克思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 ——运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
57	谢富胜	李安 朱安东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 1975——2008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
84	王勇		危机的周期性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89	杨雪冬		对新世纪第一个 10 年全球化的反思
94	袁银传	李群山	美国金融危机的消费主义解读
105	郑吉伟		评西方左派学者对欧美金融危机的认识
117	邹诗鹏		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140	朱铮宸	郑嘉成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命运
146	邓剑秋		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158	吴宁		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168	何霜梅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马克思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思考
186	董德兵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神实质和推进途径 ——兼论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197	常庆欣		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209	张义明	李俊	全球金融危机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探析
214	薛俊强		全球金融危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理论思考 ——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及其二者关系的角度看
229	李芳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产权制度的构建
238	臧峰宇	姚颖	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
246	万资姿		全球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
257	编后记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

卫兴华^①孙咏梅^②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显示出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上说,这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用以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创新和暂时促进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对于危机不同以往的特点,应依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分析,分清危机的现象与本质、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诱致性原因与制度性原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我国采取了有力和有效的举措,率先走出了危机的缠绕;但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复苏迟缓,还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对这次危机的理论认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研究,并研讨我国经济社会安全的有关部署与策略。

一、当前金融危机呈现出的新特点与新情况

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相距近80年、历时达数十年之久的大萧条相比,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

首先,就金融系统遭受灾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两者极为相似——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一次危机中,都不曾出现过如此多的金融机构陷入恐慌:许多国家的银行、保险公司、住房贷款抵押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波及。金融危机将整个

①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② 孙咏梅,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

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中,美国经济生产总值的损失按1920年代的价格水平计算,达到了3600亿美元!上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收入,美国农场的总收入从1929年的60亿美元急跌到1932年的20亿美元。这次次贷危机中,美国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据统计,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在2007年盈利达6452亿美元,2008年仅为989亿美元,下跌幅度达84.7%;亏损企业达128家,亏损额高达5193亿美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亏损993亿美元,住房贷款抵押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亏损587亿美元和501亿美元。不但像花旗、美林这样的大金融机构受损,而且美国的实体企业遭受的损失也是惊人的,美国的汽车业就是受害者之一。据统计,通用汽车公司亏损309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亏损147亿美元,摩托罗拉公司亏损42亿美元。^①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雷曼等实力雄厚历史悠久的大企业纷纷破产,而许多亏损严重的大企业(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也仅仅是由于政府注入大量资金才免于倒闭。

在上次大萧条中,对银行倒闭的担忧促使存款人提前支取存款,银行为此不得不抛售资产变现,大规模抛售给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并导致很多小型银行的倒闭。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恐慌心理依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最初对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基金的抛售到其后股市的大幅下跌,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为对美联储的最大冲击。而在数轮暴跌之中,银行股的损失最为惨重——到目前为止,美国、欧洲的大多数银行股价都缩水了一半以上。而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使债权人蒙受高达750亿美元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作出估计:全球各银行和其他机构持有的、源自美国的信贷资产的潜在损失为2.8万亿美元。

两次大危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上次大萧条开始之时,所有住宅中大约一半都被抵押了。在1934年的美国《城市住宅金融调查》显示,被调查的22个城市中,一半多的城市违约比例超过了38%,甚至有的地方达到了50%—60%,债务人普遍破产。而当前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市场同样遭受巨大冲击:早在2006年,美国实体经济中住宅市场的不景气就相当明显,住宅建造量占GDP之比直线下滑,从最高的约6.5%,下降到2008年的3.9%,这一势头至今还没有止住。除了房地产建造量的下降,住宅被抵押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说明人们开始动用固定资产应对危机。

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与上次的大萧条相比,更多的是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特点:

首先,上次大萧条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于生产过剩、商品滞销导致

^① 资料来源于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4月19日公布的数据。

实体经济领域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危机进一步蔓延至银行业等虚拟经济领域。而这一次危机不是首先直接在实体经济领域爆发,而是首先从以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在这之前,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危机,俄罗斯危机,都属于虚拟经济危机,不过这一次这一特点更加明显。虚拟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伤害,更多地表现在出口锐减,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数攀升,人们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因缺乏动力而呈现出衰退迹象。据统计,随着危机的蔓延,美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失业率上升和消费支出不景气的情况。2008年年初以来,美国新增失业人数约75万余人。美国的失业率持续居高。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美国失业率,由2009年7月的9.4%,上升到10月的10.1%。2010年4月仍高达9.9%。在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由于金融危机损害了汽车行业的生产,其失业率在全国居首。

其次,二者产生的路径和表现不同。上次大萧条直接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不足;而这次由美国发端的金融危机则表现为消费过度,负债消费,导致信用链断裂。从表面上来看,与大萧条表现形式有异,呈现相反的现象。而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来看,导致危机的根源是同一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这次危机中,消费过度 and 负债消费,使一些明明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也进入消费领域,银行给这些人提供贷款,即银行家们为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无限放贷,最终引发资金链断裂。大规模负债消费的实质,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如果不是依靠贷款过度消费,就没有支付能力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就会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贷款消费,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增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再次,二者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特点,即经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进入危机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明显的先期征兆;而此次的金融危机是在没有明显的征兆和发展过程的情况下,突发的一次严重危机。

此外,上次大萧条发生的区域主要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这一次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使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经济发达的强国纷纷受损,还迅速蔓延至全球,包括社会主义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

总的来看,这次危机的破坏程度不会如上次严重,但复苏缓慢。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10月28日发表的文章认为,“目前的危机尽管不像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厉害,但这次危机却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至少将需要10年时

间才能恢复新的经济平衡。”也许10年过长了些,但以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计算,会创最长衰退史的纪录。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

由于当前金融危机在诸多方面表现得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已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当前新的经济问题时,已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因为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来看,导致危机的根源是同一的,即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只不过以消费过度 and 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增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中,就蕴涵有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可能性会呈现为现实性。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支付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金融危机时,频繁提到银行利用提高贴现率的办法来阻止或缓和金融危机。在当时实行金本位的条件下,信用货币银行券(纸币)与黄金挂钩,银行券可兑换成黄金。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都涌向银行,要把纸币兑换成黄金。银行则提高贴现率(提高票据贴现时由银行扣下的利息的利率),实际上是用以控制黄金的流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货币危机理论的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

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了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

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以信用作为基础,当信用突然停止,便要求现金支付直接发挥作用,而现金支付体系若出现问题,危机便会发生。表面上看,美国当前的危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事实上却是生产过程的危机向信用危机的先期传导,是由信用链条掩盖着的房地产生产过剩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的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马克思又说:“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②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造成销售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③。马克思的这些话,对于说明当前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是同样适用的。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与发展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掏空资金,反而成为伤害实体经济的元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④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

再次,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工商业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6—5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5页。

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生产具有反作用。从而金融市场的危机会传导为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消除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必须及时地转变发展方式,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更要发挥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急骤下降,消费需求大量萎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回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缓解危机。但由于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结果是经济复苏缓慢,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格局。事实表明,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在危机面前呈现出了失效的状态。

从美国经济情况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环境恶化,信贷收缩,企业难以在货币市场筹集资金,直接影响到生产和就业,导致了总供给的减少;另一方面,社会总需求大幅下降,消费需求减少。“财富效应”造成的个人和企业的金融财富减少,也直接降低了美国的消费需求。供给和消费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下降。2009年以来,尽管其各项指标暂时有所缓解,但经济下行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生产下滑,工人失业人数增加,收入减少与生活水平下降还在持续。自进入经济衰退至2009年7月,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了700多万个。到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激增至10.4%。2009年4月初,号称世界头号富国的美国,出现了3220万多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人口,反映了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由于美国金融资产贬值,大量持有美国金融资产的各国金融机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损失,少数国家的部分金融机构还因损失过大而倒闭。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这次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资产在2008年一年中“缩水”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同时,美国的信贷收缩,导致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资金链条中断,影响到一些主要国家的资金供给进而损害其经济增长。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国际贸易方面。由于美国市场是许多国家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场,在美国的金融危

机导致美国进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外向型经济体对美国的出口受到的损害更大,从而使全球经济下滑。2009 年全球经济增长陷入 60 年来第一次负增长。

从资本主义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来看,虽然世界各国都采用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但对于经济复苏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实效。从美国的情况看,政府首先采用货币手段缓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即对金融市场注入资金来帮助信贷机构度过难关,同时通过降低再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来抵消信贷市场收缩的影响。美国国会于 2008 年 10 月 3 日批准了 7000 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以向这些机构融通资金。此外,美国还相继采取“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计划(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等计划,从布什政府的金融救援和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① 欧洲国家和日本政府,也采用了手段有所不同的金融救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英国加强了政府干预力度,不仅采用了财政刺激计划和金融援助,还通过“企业实习计划”来缓解就业,通过“企业贷款担保计划”资助企业等;德国则是通过稳定金融市场方案支持金融机构,还直接通过企业援助对企业融通资金来支持企业;法国采取了两轮金融救援计划和 260 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总额为 26.9 万亿日元和 23 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前者用于向所有家庭发放现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补贴、降低失业保险费用缴纳标准和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等,后者用于对失业者再就业和失业救济金提供支持及购买企业股权等。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应对政策,尽管对缓解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有关资料来看,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10 年将萎缩为 -0.1%,欧盟 27 个国家的失业人数在 2010 年将达到 10.9%。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认为,相对于经济的全面恢复,就业率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需要多花 4 到 5 年的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世界金融危机走向全面复苏至少要两年或更长时间,而美国的经济萧条或将持续 5 年。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为全球走出危机的阴影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战胜困难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体制优势和在此基础上的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这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发挥了有效的宏

^① 参李聿:《各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政策比较和我国的政策选择》,载《学术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宏观调控作用。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的时效性强,下手快和准。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现出“速度”和“力度”的有机统一。如果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国十条”,重点加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实行结构性减税,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行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防止重复建设,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市场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趋缓局势,恢复了经济稳步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宏观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着眼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推出了诸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汽车家电下乡及“以旧换新”、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具体措施,增强了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的动力。另一方面,新增中央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优先安排符合投向并可以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在建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并及时启动符合条件的新开工项目,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有效的经济拉动力。

三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宏观层面一方面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政策微调。经济刺激政策根据需要适时进行了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应对新形势的灵活之举,无疑更符合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的客观事实。这样,既保持了政策和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增强了宏观调控本身的灵活性。

四、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市场自身的缺陷,因而应对危机不能依靠自由的市场运作,而是要借助政府的宏观手段。在虚拟经济危机不断侵袭实体经济之时,我们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构建防范金融危机向中国实体经济蔓延的“防火墙”。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二者必须紧密结合。事实表明,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远,泡沫越大,泡沫破灭后的灾难也越大。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经济。这次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的危机。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努力救市,也是担心金融危机过多地危及到实体部门。而中国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隔机制,因此金融业受到危机的冲击并不大。与欧美一些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我国面临的危机不是来源于金融业,而是来源于由国外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出口锐减导致的制造业的困难,中国更需要防范由制造业发生危机进而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脱离

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就有可能演变为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就是一个教训。

第二,减少中国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中国的经济目前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济结构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呈直线发展。随着美国和整个世界消费市场的恶化,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外来压力越来越大。据有关方面测算,美国经济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下降1.3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过高,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一是受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变数较多。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震荡和危机,会直接波及我国,造成损失。二是外贸顺差大,美国等国家不断给我国制造种种摩擦,并为迫使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三是不利于提高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和优化内需与外需的经济结构。因此,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之一就是减少外贸依存度。

第三,防止美国借美元缩水向外输出通货膨胀,从而达到撇除债务的目的。目前美国累积债务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逼近其GDP的90%。对于一般国家而言,通过增收节支,实现财政盈余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正常途径。但美国财政支出压力巨大,节省开支而消化债务难以实现;况且,由于财政缺口过于庞大,美国政府只能将大量印刷钞票作为“还债”的重要手段。当前,美元贬值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等状况相关,但也是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工具。为了防止经济二次探底,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在现有存量货币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势必会再次按下印钞机的按钮,以加速美元贬值。我国为防范美元过度贬值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是要加强监管机制,防止热钱流入,增多通胀因素;二是要加快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向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进而防范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转嫁其国内的金融危机隐患。

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更要从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要认真解决好我国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以扩大内需的问题;要防止虚拟经济超越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并防范通货膨胀的升温。

货币,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①

——关于现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访谈

欧阳康^② 迈克尔·赫德逊^③

欧阳:赫德逊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华中科技大学访问并在这里接受我的采访,开展学术对话。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我也很高兴我们的学报能够在您首次访问中国之前就提前为您的到来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因为在学报的2009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邓郎博士对您所作的学术专访:《世界金融海啸与美国金融霸权》,并且附录了一个关于您个人的学术成就的介绍,使中国读者能够对您有更多了解。当时签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对您的深刻见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时隔不久您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为此而感到格外高兴!我们真诚欢迎您!

赫德逊:也非常感谢您及学报,也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对我的邀请,很高兴来到中国!

一、全球化时代的货币基础及其功能

欧阳:首先我想请您就全球化时代中货币的基础和功能这一问题谈谈您的看法。通常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货币起源于人们在物品交换中对于某种一般等价物的需要。人们如果想要交换各自拥有的不同物品,就需要评估这些物品的价值,并比较不同种类的物品所具有的价值,货币由此而产生,并具有多种的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货币成为积累的手段,也成为了财富的一种形式。

① 本文节选稿刊载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③ 赫德逊(Michael Hudson),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杰出贡献教授,美国著名的独立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新经济考古学家,诺贝尔经济奖提名奖获得者。

如果你拥有了货币,你也就是拥有了财富。为了使货币能够具有更加真实的财富基础,实际上也是信用的基础,人们把货币与金银等贵金属密切挂钩,使贵金属成为货币发行、流通和储备的基础,金银成为硬通货,拥有金银等于拥有硬通货,货币由此而变得可以信赖。而在现代社会,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金银或其他贵金属的基础,甚至与流通领域也有所分离,直接地受国家和政府控制,成为主权的一种象征。由此,一些国家货币的发行有可能不仅脱离本身的硬通货基础,甚至可能脱离本身的经济实力,产生出诸如通货膨胀等现象。而政府职能尤其是其货币政策对于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储备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超国度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某种超越国家主权意义上的货币,以保持经济一体化的国度性,但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于是,某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便有可能通过其货币的升值或贬值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甚至影响到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我注意到您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批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货币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国际货币,但美元发行实际上已经与金银分离开来了。美元的发行是由美国政府来控制的,这样美国有可能通过美元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控制他国以至世界经济。那么,如何看待货币及其功能的历史转化?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影响货币的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评估货币的基础和功能呢?

赫德逊:您所问到的是经济学上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它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困扰着经济学家,这就是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区别。我曾在哈佛大学与考古学系的学者们共同工作了25年,我们合作研究货币和信用起源的历史;我也参加过许多学术研讨会,讨论货币如何起源以及经济秩序如何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地区苏美尔人的寺庙和宫殿中。国王通过制定价格体系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当时的皇室和大规模机构——寺庙非常富有,拥有大批财富和大量农田,那么怎么定价怎么记账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需要一种标准,于是他们就以银为单位制定出主要价格:一谢克尔^①银币等于一蒲式耳^②谷子。他们也使用铜钱或其他金属。因此,货币和价格最初是源于公共领域和大型机构,而不是来自物物交换或个人主义。大型的公共机构创造出货币和价格,用以保证自己的贸易活动。这显然与信奉个人主义的人们通常持有的观点相反。你可以看看我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这并不是猜测,而是许多考古学家共同考据所得出的结论。

① Shekel, 古希伯来或巴比伦的衡量单位。

② Bushel, 谷物计量单位,约等于八加仑。

您也问到,货币是从何时发生巨大变化的。1767年,亚当·斯密之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为穆勒)说:“金银是世界货币。”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使用,但如果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他们就必须使用金银,因为只有金银才具有持久的价值。金银就是资产。但是,正如您刚才所指出的,今天人们口袋里的钱实际上是政府的负债,人们可以用这些债务凭证得到一些东西。因此,今天的货币只是政府资产负债表所签署的债务而不是资产。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其实只是美国政府的欠债。因此,今天的货币和财产不再是一种资产,而只是债务,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负债,尤其是美国为扩大它在国外的军事行动所借的钱。当中国将自己积攒的两万亿美元作为贷款提供给美国时,这些贷款被用于填补美国因扩大军事行动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并用于在世界各地建造军事基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债务,即收支逆差,最后都进入了外国的中央银行。

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971年。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东南亚与越南进行了一场昂贵的战争。美国在1945年时拥有世界上80%的黄金,而越南战争的花费使这些黄金越用越少。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到1971年,美国的价格体系基本是自我平衡的,它根本不需要外国的货币,所有的贸易与支付都平衡,所有的赤字开支都是军事开支。最后,美国用完了所有的黄金,它再也不能保证本国货币即联邦储备券的地位了。因为每一联邦储备券的25%都要靠黄金来支撑,但现在已经没有黄金了。于是1971年美元宣布贬值。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比以前更有钱了,但各国的中央银行却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于军事开支的美元依然大量流向世界各地,最后都进入了各国的中央银行。今天的美国欠外国中央银行4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欠中国2万亿,日本2万亿,其他各国2万亿。美国没有办法用纸币偿还这些债务,因为它已经从工业化的国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们通过银行和房地产行业而非制造业来赚钱。因此,在今天的美国存在着贸易逆差。它继续在世界各地扩大军事行动,它需要在阿富汗增兵10万,它在伊拉克建造更多的军事基地。而美国的投资者也抽回了他们投在美元上的资金而改投往中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元在贬值。所有的这些钱都是纸币。货币不再是金银而是债务,是用电能在键盘上所创造出来的。货币便从自然元素(如金银)转变成了电。每个国家都能创造货币。当你在一家银行产生信用时,银行同意借钱给你,你签署一份借据,银行把存款给你。因此是银行贷款创造了存款。以前,人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再把这些钱借给其他人。但是现在,银行根据信用直接把钱提前出借。货币变成了债务,一切都与以前的情况截然相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辩证的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存贷款都有利息。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引用了人们根据时间来计算复利的讨论。比如1776年理查德所举的例子:如果有人在2000